

你打我电话了吗？

□刘涛

他上了公交车，才发现手机没带。好在公交车才驶出两站路。他在第三站下了车，然后沿斑马线过马路，他要乘相反方向的公交车回家，拿了手机后再出来。

在车站等车时，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裤兜里摸钥匙，结果只摸到一个烟盒和一个打火机。心里一惊，又把全身所有的兜摸了个遍，还是没有钥匙。他立马慌乱了，一层冷汗从头发根处渗出，头皮发麻、发冷，人僵立在车站牌下。

他不是怕钥匙丢了，其实在摸完全身口袋没摸着钥匙时他就想起，早晨到走廊的垃圾桶丢垃圾，回来开开家门后，顺手把钥匙放在电脑桌上。电脑桌上还放着他的手机，出门时就都忘了带。他怕的是没有家门钥匙，手机没法取了，这怎么办？出门没带手机，对他来说，就像没带魂魄，走出家门的，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他是个诗人，他觉得这样形容自己和手机的关系，既准确又形象。他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语文老师，业余时间写诗。

他想到妻子。今天早上，妻子匆匆忙忙把女儿送去上学，就往医院赶，岳母脑中风偏瘫，住院一周了，今天轮妻子陪床。他询问车站上一个报摊的摊主：“有公用电话吗？”摊主摇摇头，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，似乎在想，这人穿得板板正正的，怎么回事儿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满街找公用电话！

“唉！唉！我这个猪脑子，该死！”他一边叹气，一边咒骂自己，眉头皱得像核桃皮儿。

摊主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说：“我急用电话，可你这儿没有电话。”

“我有手机。”

“借我手机用用。”他眉头舒展开，脸上有了笑意。

摊主说：“要钱。”

他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打一次3块。”

“行，我打。”他掏出钱夹，抽出一张5元钞票递过去。摊主接了钱，也把手机递给他。

他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：“……你能不能回家一趟？”

妻子问：“回家？什么事？”

他说：“我出门办事，发现手机没带。”

“没带回家拿啊。”

“可钥匙也忘带了。”

妻子说：“你先办事，中午给妈喂了饭我就回去。”

他说：“你这会儿就走吧，我也往家赶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急？”

“因为我手机忘家里了。”

“手机忘家里怎么了？”

“不带手机怎么办？有人打我电话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中午就回家，正好你也来了家了，就一上午的时间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？不行。”

妻子有些恼，“你这么大人懂不懂事？我妈住院就够我忙的了，你别添乱了好不好！”

他说：“要不我去医院找你拿钥匙？”

“你别来，我没空伺候你。”

他说：“行行，不麻烦你，我去学校找女儿，她也有钥匙。”

“你敢！”妻子吼起来，“快期末考试了，你为个破手机去打扰她，衣来征，你有病不是？”

他挂了电话，懊恼万分，妻子一生气，就直呼他大名，一呼他大名，就改说当地方言。他叫衣来征，妻子说方言，发出的音像是“依赖症”。

摊主递过来两元钱，他一把夺过来，朝着摊主嚷嚷：“打个电话几秒钟，就收3块钱，你心也太黑了！”

摊主说：“咱事先讲好了的，你怎么翻脸不认账？”

他狠狠瞪摊主一眼，转身走了。他又沿着斑马线过了马路，还是要乘公交车去办事。

出门忘带手机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

出门察觉到没带手机，他都惊慌失措。有好几次，已经到了单位门口，一掏口袋没带手机，他毫不犹豫，马上打车回家拿手机，再打车回学校，来回30元钱。还有一次是去省城开会，乘高铁，他持票已经进了检票口，发现没带手机，又出来到窗口退票。因为已经检票，人家不给退。他又重新买下一趟高铁的票，回家拿了手机，一颗悬着的心才安顿下来，尽管白白浪费了140元钱。他觉得，手机是他与世界相连的惟一桥梁，没有手机，就等于没了桥，他与世界之间，就相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他要办的事不复杂，医保卡折断了，他去城市东部社会保险服务大厅换卡。他家住城市北部，途中要倒两趟公交车。好在出门早，上午9点多一点他就到了。拿到纸号，等了不到10分钟，窗口就叫着他了，换了新卡，走出服务大厅，他感到六神无主，无比恐慌。这会儿他身在离家5公里的城市东部，而他那部苹果手机孤独地躺在家中的电脑桌上，人机分离，好比灵肉分离，他觉得他与这个世界被阻断了，没带手机，世界变得遥远而陌生并且毫无意义。他想象着，那部手机在电脑桌上响了一遍又一遍，却没人接听。这情景他越想越可怕，就像是高空跳伞，手机响一遍没人接听，等于伞绳断了一根，再响一遍没人接听，伞绳又断了一根，到最后，伞绳势必全断，他从高空坠落。

他努力猜测今天上午谁最有可能打他电话，如果没人接听，又会造成什么后果。

慕校长会不会打电话？半个月前，教研室主任退休了，学校在全体老师中公开招聘，竞争上岗。招聘书中写了，教研室主任是校党委成员、副处级岗位，要求竞争者年龄不超50岁，品学兼优。他今年刚43岁，大学毕业后就进学校当了20年老师。20年来，他兢兢业业，老老实实，却没有一双慧眼发现他，他只好原地踏步，至今还是普普通通的老师。为此，妻子没少揶揄他，说他扯不长长，捏不团团，工作没亮点，难道就这么窝窝囊囊一辈子？他有时反驳妻子：“我们是职业学校，不存在升学率的问题，没法考核一个老师教学怎么样，你让我怎么有亮点？”

“想办法调走啊，调到普通高中去。”

“我没有办法调走，你有吗？你要有办法，就帮帮我。”

妻子一撇嘴：“我要有办法还给你当老婆？”

他一听这话火了：“你可以不当我老婆，我就一窝囊废行了吧？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！”

妻子不作声了，埋头干家务。他知道妻子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说起话来嘴上总缺个把门的，多少年了，他也习惯了，吼两声，也就不与她计较了。要说亮点，他也不是没有追求。就是因为在职业高中当老师很难冒尖，他才练习写诗，写了十几年，终于混出诗名，在全国一些文学刊物发表了不少诗作，还主动在学校联合校团委搞诗歌朗诵会，每次朗诵会，总会有媒体来采访，多多少少也为学校扬了名。这次竞聘教研室主任，他觉得是个机会。当即写了竞聘书，递上去。他的竞聘书点名道姓，是直接写给慕校长的。在竞聘书中，他一列出自己教学20年来的功劳和苦劳。交给校办主任时，主任看了两行就皱起眉头，说：“直接点名写给校长，不合适吧？”

他说：“我就这样写了，请你转交上去，合不合适看慕校长的态度。”言外之意，你个校办主任只管接受就是了，凭什么说三道四。

昨天上午下了课，在走廊上碰见慕校长了。慕校长满脸是笑，朝他边点头致意边说：“衣老师下课了？辛辛苦苦。”从来没见过校长对他这么客气，他竟有些慌乱，不知接什么话好了。最

后他含含混混地说：“慕校长辛苦，慕校长辛苦。”边说边拐向楼梯口，快速下了楼。事后，他琢磨了半天，慕校长为什么说他辛苦，是指他平时的教学，还是指他在竞聘书中一一列举出的那些功劳？要是指他的功劳，那说明竞聘书慕校长是看了。慕校长看了竞聘书，又表现出对他的热情，说明了什么？打他而喻嘛。万一慕校长今天上午要来找他谈话，打他的手机，一遍又一遍，却无人接听，慕校长会怎么想？这可是他职业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机会呀。想到此，他恨不能抽自己几个耳光。

胡小声会不会打他手机呢？胡小声就叫胡小声，是他的高中同学。胡小声说话真是小声小气，从来不会高声大嗓。高中时，他和胡小声关系不错。上大学后，他和高中同学断了联系。毕业当了老师，又联系上高中同学，每年聚会两三次。胡小声没考上大学，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，早就下岗了。一年前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胡小声端着酒杯敬他一杯酒后，俯在他耳边说，能不能借一万块钱用用，老婆有病住院了，手头紧张。他不好意思拒绝，也没有理由拒绝。那么多同学在场，胡小声为什么不向别人开口，偏偏向他开口，这说明胡小声还是拿他当好朋友对待。他当即把胡小声叫到包间外，说一万块钱他拿不出，因为在家不掌财权，但5000块还可以拿出来，这是他多年积攒的私房钱。还当即要了胡小声的银行卡号，第二天就把钱打过去了。

一年过去了。高中同学又聚会了两三次，胡小声每次都来，可见了他根本不提还钱的事，仿佛从来没有这回事儿。他挺生气，但也不好当面提。这可是5000块钱哪，是他明暗暗藏五六年，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，妻子根本不知道。他知道胡小声生活困难，也不是就急着用这5000块钱，但觉得胡小声怎么也应该有个态度。几天前，他打电话给胡小声，问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。胡小声说病好了，早出院了。又说这两三天就还钱。今天上午，胡小声打他的手机，要是没人接听，他会不会借此又不还钱了呢？

萧英呢？萧英不会今天上午给他打电话？萧英是另一所职业高中的语文老师，他是去年夏天在一次职业高中教学交流会上认识的她，那次会，是在近郊的一个风景区召开的，深山里的一栋宾馆上下四层都被市教育局包了。他在交流会上作了经验分享，主要谈的就是在学校里开展诗歌活动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。会后，萧英主动找到他，说她读过他的诗歌，很喜欢。还说教语文的老师很多，但教语文的诗人老师却凤毛麟角。说罢，还背诵了他一首诗的诗段。他很吃惊，他的这首诗，两年前发表在《教育时报》上，他自己都背不过，人家萧老师却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一个片段，说明萧英真是喜欢他的诗。再仔细端详萧英，发现她长相俊俏。细长的眼睛，有些像香港演员林忆莲。小巧的鼻子和嘴，苹果一样的圆脸儿，一笑，格外阳光。

那天晚饭后，萧英约他出去走走，两人出了宾馆，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中走去。正值盛夏，山里却一点不热。清风徐来，草香四溢，小虫的鸣叫此起彼伏。月光清澈如水，山峰朦朦胧胧。萧英一袭长裙，在夜色里显得婀娜多姿。他突然就有了冲动。他情不自禁牵了萧英的手。萧英也不拒绝，歪头看他，笑着说：“衣老师想干吗？”他大窘，连忙撒手，连声说对不起。

萧英问：“衣老师孩子多大了？”

他说：“9岁，上小学三年级。”

“夫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在一家企业当会计。”

“哦，挺幸福的一个家庭。”

萧英说这话，他听了感觉沮丧。他刚才牵了萧英的手，是情不自禁，也并没有多想下一步怎么办，萧英完全用不着以恭维他的家庭的方式暗示他。“萧老师孩子多大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没有孩子。”

“哦？”他有点惊讶，觉得萧英和他年龄相仿，怎么会有孩子？

“我单身。”萧英又说。

他不作声了。他不知道萧英是从没结过婚，还是离过一次婚至今未嫁？他想转移话题，这样美好的夜晚，打探任何个人隐私都令人扫兴。谈谈诗吧。“你读过叶芝的诗吗？”他问。

萧英淡淡一笑，开始背诵：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思昏沉，炉火旁打盹儿，请取下这部诗歌，慢慢读……”

“徐志摩的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……”

……

交流会结束后，他就再也没见着萧英。前天，萧英突然给他打电话，说那次交流会和那个两人独享的寂静夜晚，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想再和他见一面。他问萧英，既如此，为什么事隔一年才给他打电话。萧英说她忙着考职称，英语、计算机、专业课什么的，好不容易才忙完。那天他有课，说过两天联系。萧英说她再打他的电话，一定要见个面，好好聊聊。

两天过去了，萧英今天上午会打他电话吗？这个女人，激情如火，也许会约他今晚见面。可是他却没带手机，萧英如果打他的手机，无人接听，萧英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认为他是有意避她，所以不接电话。可是他多么渴望见到萧英啊！

该死！真该死！他心里狠狠地骂自己。此时此刻，他很虚空，觉得自己和世界隔着一道鸿沟，活生生的世界就在鸿沟那边——一条热闹非凡的大马路，路上来来回回行驶着各式各样的汽车，有长方形的公交车，还能听到车上传出的播音：前方到站XXX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准备。有花花绿绿的小轿车，一辆橘红色的“甲壳虫”缓缓驶来，透过半开的车窗，他看到驾驶员一个漂亮的长发姑娘，他看到她攥着方向盘的双手，白皙、修长、甚至还有点妩媚。一栋高层建筑楼下，开了好几家商店，门头装潢得五颜六色，不少人从这个店里出来又进了那个店……可是，他在鸿沟这边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边，鸿沟那边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。他没带手机，所以无法融入世界。他觉得自己并不实际存在，不然，为什么街上那么多人，竟没有一个人关注他呢？这时，有一个穿城管制服的人迎面朝他走来，他站住了，眼睛紧盯着那人的脸，想引起那人的注意。可是，那人从他身边走过，目光越过他的头顶，朝天上看去。

突然，他看到孙涛在马路对面的一家烟酒店门口站着。孙涛是他大学同学，毕业后进了机关当公务员，现在已经是处长了。孙涛站在那里，掏出手机，看样子像在按键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孙涛！”疾步过马路，全然不顾川流不息的车辆。一辆小面包差一点就撞上他，司机踩了刹车，并狠狠鸣笛。“孙涛！”他又大喊一声。孙涛听见了，抬起头左右张望。他已经过了马路，他朝孙涛招手：“孙涛，是我，衣来征！”

孙涛看见他了，迎上前去，伸出手来。他也伸出手，握住孙涛的手，他看着孙涛左手里的手

机，说：“我今天没带手机。”

孙涛说：“没带手机？你要打电话？用我的吧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我怕你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没有没有，我在看短信。”

“你不是想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不是呀，”孙涛稍显诧异地看看他，说，“你……你找我有事？”

“没事没事，就是我今天忘了带手机，又看见你掏出手机，怕你给我打电话。”

孙涛笑了，说：“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？就算给你打电话，没人接，明天再给你打嘛。”

“那不行，”他说，“万一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能耽误呢？”

孙涛又说：“我找你会有什么重要事？你又不是领导。”

“光兴领导有重要的事，就不兴百姓有重要的事？”

孙涛上下打量他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：“衣来征……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没事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还要开个会。”他抬手看看手表，“哟，快10点了，10点开会。”

他和孙涛又握握手，告别了。孙涛把手机装进口袋，走出老远，又回头看他，他朝孙涛挥挥手，孙涛也朝他挥挥手。

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他有一个座位。一路上，他总觉得车开得太慢，一遇到红绿灯，他就心急如焚，把头伸向车窗外，两眼紧盯着红绿灯，开始读秒：38、37、36、35……

路上车多，拥堵，公交车遇到窄路时，像蜗牛一样，跟在他车后面慢慢蠕动。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站起来走向车门处，朝驾驶员喊：“师傅，开开门我下去吧。”

驾驶员说：“不能下，没到站。”

“我有急事。”

“有急事也得到站下。”

“车这么慢耽误事，求你了师傅，我下去坐出租车。”

驾驶员说：“你这人真糊涂，出租车不是车？这么堵出租车也没招，它能从天上飞过去？”

车上的人都被驾驶员说笑了，一起看他。其中一人问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？”

他脱口而出：“我没带手机。”

另一人问：“手机忘哪儿了？你怎么才想起来？恐怕早忘了。”

他说：“不是，手机在家里，我出门忘拿了。”

驾驶员回头看看他，说：“你这是想下车回家拿手机啊，这条路是单行道，所有车都不能往回走，出租车也不行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”他说，“这车就是往家走，我是嫌慢。”

好不容易走出那条窄路，公交车上了东西高架桥，不堵了，车也加了速，他数了数，还有5站就到家了，心情这才开始放松。刚才他下车时，离开了座位，知道下不了车，又想坐回去，发现座位已坐着一中年妇女。最后5站，他只能站着，公交车下了高架桥，又受红绿灯控制，他站着，无法将头伸出窗外读秒，每当车遇红绿灯停下，他又开始着急。三着急两着急，膀胱膨胀起来，他痛苦地忍着，直到下车。

妻子前脚进家，他后脚就到了。换了拖鞋，他顾不得去卫生间，一步迈到电脑桌前，拿起手机翻看，没有一个来电，也没有一条信息。

邻居

□缪朴

我是个医生，四十大几了，还是个主治医师。每天医院、家庭两头忙，也写不了论文，职称到此也就打住了。沾老公的光，他是主任医师、科主任，我家就住进全院新盖的一栋楼上，有四层，四个单元。每层就只门对门两户人家。住这栋楼的有一位副院长，其余就是正副科主任了。

我们医院的同事中，是两口子不少。我家是，我对门的也是。对门的一家子是个幸福家庭，男主人姓李，是内科主任，也是主任医师。他医道好，又坚持钻研，人缘也好。女主人是护士长，姓杨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有人说笑话，凡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的都是精明人，因为女儿稍大一点就能帮妈妈看着弟弟；如先生个小子，就没有这么个帮手了。

虽然是个玩笑话，但杨护士长倒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精明得有时叫你哭笑不得。她做的有些事让你不高兴，但下回还听到她摆弄。因为她总是笑嘻嘻地和你攀谈，托你办事。如果你面有难色，或者明白地拒绝了，她也从不灰心泄气，还是继续说她要求你给办的事，直到你无论如何只得照办为止。

举个例子。医院几百口子人，包括住院病人在内，每天用水很多。有个大开水房，供应全院职工上班时和住院病人的用水。麻烦就从打开水开始。我们家属宿舍离医院很近，头一次，我背个小包开门出来，准备上班，正好杨护士长也开门出来。她提了两个大水壶，匆匆递一个给我，说：“晚上下班，劳驾您顺便帮我捎一壶回来，我一人提不动两壶。”我一时蒙了头，没想出如何对答，加上她笑嘻嘻地拉着我一起往楼下走，也就糊里糊涂跟着走出去了。

晚上如约到水房打了一壶开水替她提了回来。这样，她们一家四口，男男女女晚上洗洗漱漱的热水可就有了。既省煤气，也省了自来水，虽然水钱有一次，但日积月累，这账也不能不算。我原以为提壶水就是一次，下回不会再来了。果然第二天出门，没见到杨护士长，第三天也没有。到第四天可又来了。原来她实行合理负担，那两天是我二楼、一楼的女同事帮她打了。

但这事总不能长期办下去。几个月以后，开水房的工友不干了，反映给管行政的副院长，副院长和杨护士长的先生李主任说了，说这样影响不好，职工天天都来打开水回家，医院不成了开水房了？李主任是个老实正派，成天埋头业务，不问其他的人。这一下宛如来了个晴天霹雳，回去同杨护士长大吵，说她丢人现眼，还摔了一个茶杯。杨护士长见先生真动肝火，发脾气了，不敢大声争辩，只悄声嘟囔：“我还不是为这个家？能省就省一点有什么错。”李主任听了更好了，“你省、你省，大家都像你这样省，医院还不办？”好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从此我早上不需要再拿个大壶替她打开水了。

要说过日子，杨护士长真是天下第一。她对楼里家家户户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。谁家日子宽，谁家紧巴；谁家伙食好，谁家省俭；平时不见荤腥，她都心中有数。其实这也不难，一算就算出来了。比如我家，男的是主任医师、科主任，女的是主治医师，一个孩子，老家父母都有工作，老了的还有退休工资，所以我家肯定比较宽裕。南方人好吃，平常都看得出来。至于四楼、二楼、一楼的，都家家可以算出来一本账，这些都在杨护士长长心中掂着，时不时就可以用上。我家不是南方人吗？平时很少吃饺子，过个十天半月，杨护士长端个不大的碗，送来十几个不搁肉的西葫芦饺子，煮好了的，说是给孩子吃的。我知道护士长日子过得精细，我能白收白吃的饺子？于是赶上我们家吃少许稀罕的东西，就给他们家送一两大碗去，人家两个孩子，都老大小小，你能送一小碗？说穿了，这样礼尚往来，对于护士长是合算的。不是我们一家，全楼谁家没有三亲两厚的朋友？凡是条件合适的，杨护士长都会选择合适的东西，实质上是做些以小换多的交易。这还

不显山不露水，悄悄地、顺顺当当地长期进行着。

还有绝的。杨护士长和她爱人都是北方人，少不得经常蒸馒头、包子之类。妙在杨护士长不用自己家的蒸锅，而是总借别人家的。杨护士长还是个物理学家，知道一定量的水，需要多少能源能把水烧开。她还知道，水越多，就要花越多的能源才能把水烧开。因此她借人家的蒸锅蒸馒头，总是放较少的水，尽快烧干，以节省煤气。最好的效果是水刚好烧干，馒头也刚好煮熟。可杨护士长的道行还没有修到张天师的水平，神机妙算把水卡得正好。她太抠门儿，总是放较少的水，烧干了，馒头还不熟的话，加水再烧。这一冷一热，蒸锅一抽一炸，很快就会烧坏了。好在是人家的锅，这些坏了再换一家去借。我家基本不吃馒头、花卷、包子之类，因为不会发面，要吃就买着吃。但蒸锅总是要备的，比如做个粉蒸肉，没个蒸锅哪行。我好逛商场，有次看到一个特漂亮的蒸锅，加厚的锅底，觉得不错，就买回来了，一直也没有用。不知哪次杨护士长来串门，看到柜顶放着这个蒸锅，于是隔几天就来借去了。还是老规矩，用小半锅水蒸馒头，没多久，就把那个烧坏了的蒸锅还回来了，还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给您把蒸锅拿回来了，烧坏了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说罢就笑嘻嘻地回去了。她这是修炼成真了。烧坏人家一个锅算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烧坏了人家的锅多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因为早有思想准备，也就听之任之，对人生万象增加一点认识罢了。

岁月如流，不久我邻居家来了大事：儿子结婚。闺女前几年就出聘了。我们这儿的规矩，婚礼都归男方办。所以聘闺女没有什么事，也不惊动同事们。至亲好友也有送点礼的，但只是个别的。娶儿媳妇可是个大事，这也是进钱的机会，或者说是把过去“随份子”撒出去的钱找回来的好机会。李主任是个书生型的大夫，不爱管家务事。于是全权由杨护士长操办。当时的规矩，一般亲友都是送100块钱，主人家请吃顿饭。标准是10人一桌，有500元的。杨护士长不是一般人，她总得特别一些，定了400元一桌的。20桌，送礼的已经超过200人。杨护士长心里有数，她认为总有缺席的，顶不济可以加座。果然那天来了230人，怎么办呢？杨护

长一拍大腿，加座，每桌加一人，也不算挤，还热闹，反正那些菜也吃不完。还多几个人怎么办？就和自家的几个人另叫菜，另坐一桌，本来本家人应当作为主人，分在各席，这规矩也就免了。就这样，400元一桌，22桌，终于安顿下来了，算总账，收了23000多块钱礼金，花了20多桌共9000元的饭钱。杨护士长净余一万多，也就够儿子买家具、办婚礼花销的大部分了。我真佩服杨护士长那个精明，可又真的学不来，也不想学。这样什么都得算计，不累吗？不怕人家笑话吗？其实这都是我过虑了。看看她们家的小日子，美着呢。

我们对门住，她上我家串门时多，我也有时去坐一坐。这真是个美满家庭。说真，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差不多都有。三间房，老两口一间，小两口一间，另一间是客厅，大概十六七平吧。地毯、沙发、冰箱、空调、电视应有尽有。冰箱不用，放着。杨护士长有个理论，东西吃新鲜的，当日做，当日吃。放冰箱不是把好东西都坏了再吃吗？何况还费电。问她为什么要买？她说家家都有，我们没有，不寒碜吗？电视也基本不看，乱糟糟的，有什么好看？那有时间，洗洗衣服，拾掇拾掇家务不好？新媳妇过了门，倒也听话，婆婆说什么是什么。所以说这家和和美。至于说满，三间屋子都是满满当当的，杨护士长有个爱好，喜欢收藏，不是收藏古董、字画，而是日常用的东西，哪怕是个旧用了、用破了的，或者说基本无用的东西，都舍不得扔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。

但杨护士长做事有一条底线：不占穷苦人的便宜，不损害卖菜的、卖自家生产或翻山越岭去捡回来的野果山货的农民的利益。因为她出身贫苦，小时候吃过不少苦。她对这些底层的劳动者很同情，很爱护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农妇在路边摆了一篮子自家产的山货在叫卖，路不宽，一辆汽车擦着农妇的篮子奔弛而过，果子翻了一地，还轧坏了许多，农妇急得大哭。杨护士长看见了，二话不说，给她200元，劝她回家。医院恰好有人看去了，回来直夸杨护士长。从此，大家对她另眼相看，杨护士长也感觉到了，使她觉察或觉悟到哪些事是人们不喜欢的、不赞成的、哪些事是受人尊敬的。

生活总是在教育人的，就看你怎么理解、怎么接受它。

